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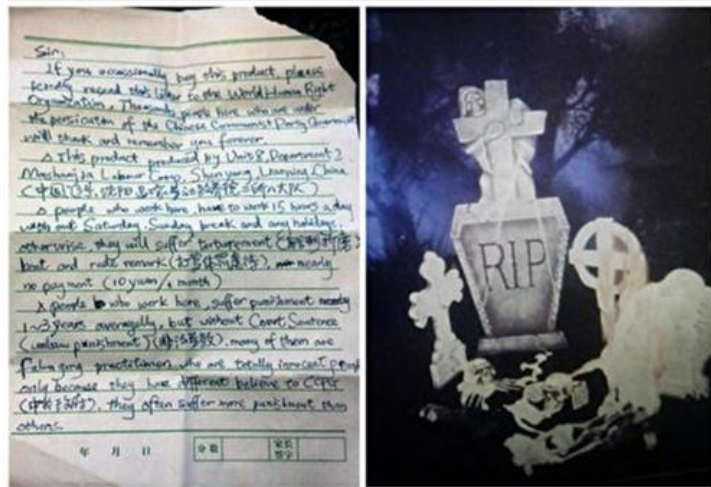
《求救信》首映 揭劳教所酷刑黑幕

【明慧网】一部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 2018年4月27日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影展——第25届“Hot Docs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礼。影片结束时,全场观众鼓掌,观众表示深受震撼。

制作的来由

“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当局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2012年10月,一封藏在万鬼节装饰品中的英文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震惊了国际社会。美国俄勒冈州女士朱莉·凯斯发现了这封信,她将求救信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后,俄勒冈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导,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同时吸引CNN、FOX News、《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等国际媒体的关注,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写信的人叫孙毅。2008年,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遭受酷刑折磨,被迫奴工劳动,每天被迫做苦力约20小时,制作万鬼节饰品,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鬼节装饰品中。这些产品后来被出口到美国,碰巧其



■上:孙毅2016年底逃到印度尼西亚后,朱莉专程去看望他;下:2011年,朱莉购买了一套万鬼节装饰品。2012年10月,她在打开包装时,发现了一封“求救信”。

中一件被朱莉买回家。

曾经获得皮博迪奖的导演李云翔,通过努力找到了孙毅,并和他一起制作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秘密拍摄而成,孙毅出狱后仍受到中共警察严密监控,在艰难的环境下,他用镜头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并走访前马三家劳教人员,取得第一手资料。影片还根据孙毅本

人手绘的场景,用动画的方式反映了他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所受的酷刑遭遇。

用生命拍成的影片

影片《求救信》导演李云翔说:“孙毅并不是专业电影人,如果说别人用技术在拍,他是用生命在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应该说孙毅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因为经常当我本人感到很无助,或者说不知道下一步

怎么做的时候,孙毅总是很乐观,说这个事情可以做到。然后他就去做。孙毅的勇气、毅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们坚持下来。我们用这部影片向孙毅致敬。”

孙毅也采访了与自己相关的人,“孙毅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怨恨,他总是很平静地描述这些故事,在平静的背后,我们感到他是很宽容,他能够去原谅曾经对他进行迫害和折磨的一些人,而他的这份宽容,这份谅解,其实也恰恰感动了关押他的人。所以在片中我们也看到有两个(迫害过他的)人出镜,表示对他的敬佩。”

“孙毅看似很温和平静,但是他背后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李云翔说,“我想这和他的信仰应该有很大的关系,他在片中也提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他不仅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

善念的威力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是北美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被业内人士视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据主办方统计,每年有超过20万名观众、业界人士参加影展的各项活动。

《求救信》给电影节选片部门总监史密斯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这部电影让他再次相信,人们心中的善念是有威力的。◇



■左：希腊女子索菲亚（中）参加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的集体晨炼；右：索菲亚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

希腊女子体验脱胎换骨的身心变化

【明慧网】30岁的希腊女子索菲亚，6年前和丈夫从雅典来到澳洲墨尔本定居。2012年的时候，她经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年间，她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戒掉了成瘾8年的网路游戏；从自私暴躁变得平和柔顺、处处考虑他人，也恢复了和家人几近断绝的亲情。

找到人生的答案

“对人生的疑问一直都在困扰着我，个性暴躁、自私等等也让我与父母的关系无法维持，直到有幸在澳洲阅读《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

“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就让我感到震撼，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当我在读的时候，内心感受到自然而然产生的温暖感觉，让我从心底里向往，也暗暗下决心要在接下来的余生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言行。”

戒除长达8年的网瘾

修炼后不久，索菲亚的健康状况改善了，而且长达8年沉迷于电脑视频游戏的瘾好突然消失，令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堪称神奇。

索菲亚说：“我从2004年开始接触视频游戏后上瘾，沉迷在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到每天玩16个小时游戏，还觉得不过瘾，视频游戏成瘾，完全破坏了我的生活。我越迷越深。”

“过去，我曾经尝试过无数次，要放弃这个瘾好，但没有足够的自制力从这个自我毁灭的爱好中自拔。”

“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玩游戏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有一次，我又启动了游戏，但只要一开始玩，我的眼睛就刺伤般地痛，而且身体被一种非常恶心的感觉包围住，我甚至无法在电脑游戏前坐稳半个钟头。最后，我决定退出网路游戏，从此，我感到非常开心。现在，我已经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害怕再陷入游戏里的恐惧都彻底清除了。”

希腊家人的转变

修炼路上，最令索菲亚欣慰的是在希腊的家人都成为法轮功的支持者。

“多年来我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父母离异后，我曾经有三年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当时和丈夫来

澳洲有一种逃避的意味。过去，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难以扭转或者改善。”

“修炼法轮功后，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再伤害其他人或者总是挑别人的错，要对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更负责任。”索菲亚在修炼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并用给父母讲法轮功真相的形式，逐渐恢复了与父母的关系，“我和父亲恢复了正常的父女关系，我已经把过去痛苦的记忆抹去了，我不再仇视任何人。”

2016年她和丈夫回希腊探亲。

“我的姑母曾哭着对我说，现在家人都认为你的师父很伟大，法轮大法实在太好了。”索菲亚说，“的确，如果不是因为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我和家人是不可能复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师父讲的道理能为我扭转困难的局面，让我提升。”

索菲亚最后表示：“遵从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是最辉煌、神圣和安全的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我内心对师尊充满了感激，他让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我，脱胎换骨，给予我所有。”

◇

泰来监狱拒绝律师会见佳木斯刘子平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四月末，法轮功学员刘子平的家属与律师前往泰来监狱，要求会见被非法关押在十六监区的刘子平，过程中监狱各部门互推诿，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会见。

狱政科长还以恐吓的方式威胁律师，不理解律师为什么能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律师的坚持下，狱政科长让律师听电话，说二十四小时内安排会见，二十四小时后，律师没有等来会见刘子平的电话，律师给监狱几次打电话都无人接听。

狱政科嚣张气焰灭了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刘子平的家属与律师来到泰来监狱，工作人员盘问后拿着律师的证件和申请会见的有关材料把他们领到三楼的狱政科长室。

这名科长得知是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和家属来要求会见，便开始刁难，威胁说：“这是X类案件为什么做无罪辩护？”手指着律师说：“你是不是也炼法轮功啊？！”律师回答说：“炼法轮功也是合法公民啊，也有维护自己权利的义务，也有申诉的权利啊。”

科长简单看了一下律师拿的有关刘子平的申诉材料，又说：“你这申诉中院给你立案了吗？没立案怎么能来会见？”律师告诉他，这和会见没有关系，中院是在六个月内给我答复的。科长说：“谁请的你？谁给你签的字？”律师说：“在七台河监狱会见时，刘子平自己签的，自己请的。”

律师接着告诉这名科长，周永康犯那么大的罪都有上诉的权利，薄熙来犯那么大的罪都有上诉的权利，刘子平是合法公民，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时，狱政科长拿起电话就给律师的所在律师事务所打电话，要核实律师身份，电话接通后说：“xx（指律师）是你所的律师吗？是你所指派来代案的吗？这是X类案件，你所怎

么能接这类案件？你们的上级主管是哪位？叫什么名？谁给这位律师签的字盖的章？对这X类案件，律师（竟）做的是无罪辩护？！”

科长按了电话免提外放键，故意让律师和家属听到，借此给律师施压。待科长一连串的问候话完毕后，就听电话那边以威严的口气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是哪的监狱？监狱叫什么名？那印章是我盖的，我叫xxx，你叫什么名？什么职务？”科长大声说我叫张兴军（后来得知他姓雄），科长听到对方的回应和追问他的信息，赶紧就把免提给关了，电话那边还在说着，别人就听不到了。

狱政科长本想在律师和家属面前显示一下威风，律师事务所那边的质问，让这名科长的嚣张气焰顿时灭了火，甚至连真名都没敢报。转身用缓和口气说：“律师接见是合法的，正常接见。”告诉律师去接见室等。

反复推诿 阻止会见

律师说你得给监区打电话安排提人，你不安排我接见不到人。他很不情愿的打电话给刘子平所在的监区，就听电话那边说现在清理监舍，没有狱警不给提。科长还在跟对方说，这是律师接见，得正常安排。

这时狱政科的副科长进来拿着律师放在桌子上的刘子平一审、二审的判决书看，对律师说：“刘子平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有二零一五年（因控告江泽民被非法拘留）的前科，他咋还上诉？国家规定法轮功是x教，你咋还给他做无罪辩护？”因律师想尽快见到刘子平，就说：“我在法庭上都论述了，在这我不再说，请快安排我会见我的当事人吧，会见是我的合法权利。”

这时正科长又说，我们监狱这类案子得法制科办理，律师说：“我的对口单位是狱政科，我就找这。”

律师把关于律师接见的司法部新规拿出来给他们看。科长又推脱律师去找刑罚科安排接见。律师到刑罚科没敲

开门，只好回到狱政科，在律师的坚持下，科长只好给正副监狱长打电话请示沟通会见一事。最后他说监狱长都不在，我们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不违法，明天你再来能安排。律师说下午我就来。

在家属往外走时，就听见这个科长与别人通电话说：“不利于思想改造，不让接见。”

下午一点多家属和律师再次来到狱政科，科长说监狱长没回来，让律师第二天早上来，再安排会见。律师说，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科长大笑着说：“这有啥不相信的呢？”律师说：“我不想让你们踢皮球，请你把我的申请转达给狱长、或副狱长，如果监狱不同意我的接见，我会以其它方式要求会见，我等你安排会见电话。”开始他拒绝，后来勉强答应。

律师要狱政科长的电话，他只留给了办公室的电话，拒绝给手机。问他姓名他说是姓雄，暴露了他上午给律所的名字张兴军不是他的真名字。律师和家属走出监狱至今，也没有接到监狱让律师去会见刘子平的电话。

佳木斯市桦川县法轮功学员刘子平，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被佳市桦南县法院冤判四年，上诉到佳市中级法院，后驳回上诉，裁决维持原判。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刘子平被劫持到七台河市 861 监狱集训队，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由七台河监狱集训队转往泰来监狱非法关押。家属在三月九日接见刘子平时得知，“遭三天两夜的持续强制‘转化’后被分到十六监区，就不打他了。”

在此，奉劝泰来监狱的警察，别再被邪党当成工具利用，残害自己的同胞，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迫害修行的人，罪孽深重，希望你们多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分清善恶与正邪，守住良知，为自己与家人的生命的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

江山易改 秉性能移



【明慧网】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是一个人积习难改，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性比江山的变迁还要困难。然而，法轮功修炼者的实践却证实，法轮大法已将这句话改写成了“江山易改，秉性能移”。下面的故事发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

“谁要是让王香莲炼了法轮功，那就是大功一件。”

王香莲，60多岁，家住偏远山区，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生活的艰辛使她变成性情暴躁、开口就骂、举手就打的“女汉子”，天不怕地不怕，曾因救济款发放不公，几次大闹乡政府；园子里的倭瓜被偷摘，她把铝锅盖挂在门前大树上，敲了一夜，边敲边骂，闹得鸡犬不宁；打了几仗后，庄稼地里的农活，队长让她挣男劳力二分，在全乡独一无二；谁要是欺负了她或她家人，她就堵在谁家大门口

骂街……

村长、干部们拿她没办法。1996年前后，法轮功传到她家乡。村长、乡干部们放出话来：“谁要是让王香莲炼了法轮功，那就是大功一件。”于是有人动员她炼法轮功，开导她说：“这个功法可好了，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病。”王香莲动心了，那时她的身体已严重透支。

附近几个村还没有学的，她硬是在市里找到了学法轮功的，1997年6月28日，她怀揣着宝书《转法轮》返回村里，如饥似渴地拜读，激动得不知哭了多少次，第一次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回想过去争啊、斗啊，活得太累了。压在心头多年的积怨化开了，心里像敞开了一扇门，感到生活有了盼头，生命从此有了归宿。

她硬是改掉了争强好胜、打仗骂人的恶习，学会了尊重他人，遇事忍

让，吃亏不去计较，与邻里和睦相处，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修炼不到半年身体好了，无病一身轻，人也年轻了许多。

从前乡、村干部到她家收提留款，从来也收不去，有钱也不给。修炼第二年，她爽快地交上了提留款，准备碰一鼻子灰的干部们惊讶地说：“我们这都收了一圈的钱了，谁家也没交，今年就你交了。你真变了，变得让我们刮目相看了。”

乡亲们看到她修炼后的变化，都说：“王香莲可真是脱胎换骨了，简直换了一个人，法轮大法真是了不起。”过去乡亲们见了她避而远之，后来她家盖房子，全村人都来帮忙，这是对她修炼变化的认可，也是对法轮大法的认可。

在法轮功学员中，像这样身心受益、修炼法轮功后道德品质提高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实践证实了法轮大法不愧为高德大法。◇

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中共抹黑法轮功报道中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也从未有过。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可达5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公安局内部发言：“没必要再去惹麻烦”

【明慧网】前几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外地取法轮功书籍（几十本），回来的路上，给出租车司机讲法轮功真相，结果还没到家，就被一辆警车拦下了。

车上下来几个警察，打开后车门，从后座位上拉下来装书的袋子检查，然后问法轮功学员，你是从哪弄的？学员说，从哪弄的不重要，关键是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拦截我。

一个警察看看他反问一句：“你没犯法？”法轮功学员说：“是的，你打开手机上网查一查国务院新闻

出版署第50号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早就解除了。”

警察也没说话，就把一袋子书装到他们车上，一个警察上车，关车门时，对他说：“你回家好好炼吧。”然后一溜烟开走了。

学员回家后听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亲戚说，公安局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别问了，再问，以后会有麻烦，因为法轮功定罪跟现行法律都对不上号，我们没必要再去惹这个麻烦。”◇